

体验生活 融入舞台

——演《拾玉镯》的一些感想

撰文/詹丽燕

《拾玉镯》是全本《法门寺》中的一折，这出戏经过许多前辈艺人的不断加工、修改，并经常单独演出，已成为一出独立的剧目，也是花旦行当的基础戏，京剧、徽剧、湘剧、汉剧、河北梆子等均有此剧目。要把这样一出既没有离奇惊险的故事情节，出场人物又不多，比较单调的戏演好，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演不好很容易把戏演瘟了，这要看演员的功夫了。观众看戏，除去看剧中的故事情节外，主要的是看表演，因为故事情节是通过演员来表现的。《拾玉镯》这一传统剧目，多年来在全国各地普遍演出，一般观众也都比较熟悉，而观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取决于演员的演技，戏中的女主角“孙玉娇”花旦应工，唱腔不多，做工却十分繁重，这就要求演员准确地把握住人物，恰当地掌握住分寸，不但要做到“形似”更重要的是“神似”，把日常生活中一些女孩子的动作从中借鉴到舞台上，比如戏中赶鸡，要先开门，再轰鸡，轰鸡时要用小碎步，张开双臂，有节奏地一下下地做赶鸡的动作，幅度和起伏性都要稍大一些，嘴里还要随着动作发出轰鸡的声音，这样就接近于现实生活动作，但又不是实际的轰鸡动作而是艺术化了的生活动作。在做针线的这段戏，演员手中既没有针，也没有线，所谓针线只不过是虚拟罢了，但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，使观众感觉到孙玉娇手中有针又有线，让观众好像真的看到了生活中一位少妇门口做针线活。从轰鸡到做针线，这段时间算来不短，这一大段戏，既没有一句唱，也没有一句道白，但是剧中人在干什么、想什么，必须通过表演向观众揭示清楚，使观众从演员的一招式、一频一笑和眼神、面部表情中窥视到人物的内心世

界。

每个戏都有它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离不开人物，每个人物的年龄性格和生活环境都不同。这些虽然都是剧本规定好了，但作为一个演员必须要深入认真地体会。首先要了解戏里的历史背景，再把自己扮演的人物仔细分析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把他恰当地刻画出来。孙玉娇她是个小家碧玉，而不是大家闺秀，表演时就要时时处处掌握好这个分寸。在拾镯这段戏中，孙玉娇先是无意中踩到玉镯又惊又喜：“哇，这么漂亮的玉镯，我都没见过，好喜欢”，想把它捡起来，又怕羞，怕别人看见，心想不要了，往回去，进了门又舍不得，后双手抱肩，大转身，回头看玉镯，抖肩，这一系列的动作表现了这个天真的少女对玉镯的喜爱和不舍，把孙玉娇这种小家碧玉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旧社会婚姻不自由，不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，由于封建社会的束缚，使得孙玉娇心想能嫁一个如意郎君，建立美好家庭的愿望只能埋在心里，但一遇到机会是要表现出来的，这才有了“遗镯”、“拾镯”等一些故事情节的发生。她追求婚姻自由，但决不能把这个人物演得轻浮了，应把遇到傅朋时两人对白的那种复杂心里表现好，如最后孙玉娇对傅说：“雄鸡虽有，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，你我男女有别，不好做交易，

你往别家去买吧。”手势动作要低一点，类似挡着，但又不想挡着。傅朋两次口称“告辞”了，孙玉娇也两次回答“不送了”，念后边一个“不送”的时候，应有这样的表情动作：他怎么还不走？后踏步再念出“不送了”。这里要配合动作，眼神和面部表情尽量把孙玉娇心里爱慕傅朋，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，但又不能多说的矜持、羞怯的心里表现出来。而在最后刘媒婆与孙玉娇的这段戏中，孙玉娇开始是怕被她发现玉镯的慌张，听到刘媒婆叫门，玉镯没地方藏，没办法只好戴在手上用袖子遮住的慌张，可被她发现玉镯又遭到调侃后的故作恼怒要把刘媒婆赶出去，在知道真相全被刘媒婆看见后的羞涩、害臊和最后刘媒婆成全他们帮孙玉娇去说媒，孙玉娇高兴而又焦急，都要有层次地从心情、声调、表情、身段里恰如其分地去表现。

不论是什么行当，它的程式动作要求都很严，这些都是前艺人留下来的，经验要遵循，但一定不要被一些框框圈住，要结合生活，多观察，多运用。通过演《拾玉镯》让我认识到演员一定要多体验生活，仔细研究，从人物形象去探讨人物的性格特点，把舞台艺术和实践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才能使剧中人物个性鲜明，更加生动。

责任编辑/魏明